

双缘色

洛齐 著

2011年玄幻颠覆之作，莫言、麦家、李敬泽倾力推荐。





双缘色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目 录

- | | |
|------------------|------------------|
| 那时节 / 001 | 17. 西香夜催百草 / 159 |
| 1. 琉璃泮渼 / 003 | 18. 醉中言 / 171 |
| 2. 入室登堂 / 007 | 19. 赞同年少 / 185 |
| 3. 相逢毕竟缭绕 / 013 | 20. 处处敌 / 195 |
| 4. 祸计举兵南下 / 023 | 21. 肘腋变 / 203 |
| 5. 平添纷闹 / 041 | 22. 空了信约 / 215 |
| 6. 鱼鲜怎奈敌紧 / 051 | 这边厢 / 227 |
| 7. 怒塵兵 / 061 | 双缘色大八卦 / 232 |
| 7. 命由人老 / 071 | 人物关系表 / 234 |
| 9. 散魄曲 / 081 | 名家荐语 / 235 |
| 10. 奏前缘 / 091 | |
| 11. 小寨清音雅调 / 101 | |
| 12. 仇意瘦成桂棹 / 111 | |
| 13. 神话里 / 121 | |
| 14. 破十二枪略妙 / 131 | |
| 15. 意乱情迷 / 141 | |
| 16. 折吻罢朝天笑 / 149 | |

那时节

海

冬雷震震。

我说：“别逼我。”

茵子笑了，却来说我：“逼迫不正是你最拿手的么。”说罢又引出一道闪电劈到我上空，我信手把高压电弹到雪地里，闷响之后一片嗤嗤声，漫天雪沙成团飘逐。那些黑色白色和红色的雪沙在我们面前缠绵来去，我想起了遥远的昔日，记忆似个沉钝的锤，一记记扎实地击在心头，痛到哑口。

我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五色琉璃元气奔走全身，把我周围的雪沙吞噬融析。你太让我难过了，茵子。我再次扬手弹开了一记天雷，霹雳正打在中央广场的秋千柱上，火花之后是火焰，从裂缝里发芽出来，在风雪中顺着柱子咬上去。

半盏茶的时候，茵子伏在我脚下通体浴血，问：“你可下得了手？”

我说：“我常常心不逮手。”

那时节



茵子瞳孔缩小，淡淡地笑骂了一句：“海，你牛。”

这是她的遗言。我把茵子抱起来，安放在已烧得熊熊烈烈的秋千上。我卸下长袍，把长袍一起置于火中燃掉，焰芒衬雪，华光流窜，茵子袅袅而上，逐渐败碎成了天空的烟云。

人间曾有多少生命，却一个个自顾自地孤独着。

我叫做敦煌海，我习惯了孤独和落寞，习惯了背叛，习惯了天空的烟云。

橙

我跟子弹很谈得来，所以枪法颇准，从不用第二颗子弹拿走同一个人的命。组织上分派我一百三十次任务，我只搞砸了两次。但有个女孩叫茜子，一百四十五次任务零失败。

茜子容止得宜，窈窕貌美，但年纪偏小，我不喜欢，也不愿相见。好在我们绝不用出同一个任务。

小白说过，橙色代表光明、快乐、华丽，很多很多意思，而在我身上最彰然的一项是，对异性有莫大的兴趣，尤其是相貌姣好的。小白是我们组织的头目，他这句话，我以为然。

我叫做敦煌橙，性格朗然，半身残疾，兼爱美女和枪械，偶尔吃药。

药用来压制右半身金属义肢和肉体的排斥作用，每次服用都痛，每次痛时都笑，因为哭也没用，依然痛。

淡妆

晚上月亮很好，在轩辕城的时候，从没见过这样的月，干净遥远，如梦似幻。今年是个多事之年，天开始冷起来了。

1. 琉璃泮涣

海

我生下来就和橙在一处厮混，不是娃娃亲，亦非双胞胎，学术一点的说法叫连体婴儿。两个男孩，三对手足，一对公用。

我总是说，粘在一起真火大，几时能分开啊，也不知道中间的手脚该给你用还是我用……

橙总是说，爹娘真无敌，这样的连体结构都能研制出来，好玩。你试试把我撑起来怎么样？

爹总是哀，娘总是哭。

一天夜半我尿床，橙没发觉，早上我嫁祸说是他尿的，他笑着搔搔头说对不住，兄弟同心，没等你一道开闸。娘训了他几句，他说，娘恼怒之时颇有风韵。

那时候我们一起九岁了。晚上有个大生日蛋糕，我问蛋糕能不能一人一



个？爹笑着摇摇头，说，媳妇可以。

蛋糕解决以后，娘摸出一根天市琉璃糖，有点沮丧的样子，说：“买了两个的，路上掉了根，谁先吃，另一个明天买了补上。”

琉璃糖是一种色彩如同琉璃般明净绚烂的棒棒糖，只是天市城的天市琉璃糖有别于其他，多了安睡、去火、调节心律失常等数十种效用，内含中草药，比普通的琉璃糖小一半，按入口的时间推延，还有五种味道循环往复。是我和橙自幼最喜欢的零嘴。

我在心里暗问自己，要不给他先吃吧，好不好？他却让得很迅雷：“给小海，我不急。”

一旦在物质上有所取舍，他都是率先放弃的那一个。

糖很好吃，吃完很易睡。醒来的时候，橙就不在身边了，娘红着眼说昨晚橙发高烧死了，为了保障我的健康，只能叫医生做手术把我们分开。我奇怪自己怎么没点感觉，这也死得太磊落干脆了，虽觉得蹊跷，但一会儿眼泪就把疑虑冲得七零八落，没太多勇气和力气去揣测。谁都不会明白九年肝胆相照焦孟不离一朝分开有多痛。其时不怎么痛，因为我觉得我也死掉了，和橙一起走了，死人的痛觉总是麻木些的。

那时我尚不知恋爱的滋味，但我想，至多也不会甚于此，橙和我在不吵架的情形下永远分手了，把一对公用手脚留给了我，终于有一件礼物，我有，他没有。

从九岁起，我有了一个完整的躯体；到九岁时，我只剩下了一具完整的躯体。

橙

我看书的时候小海总是在边上眨着和我了无二致的眼睛愣愣地什么也不做。我问他，他说在想一些问题，一旦贯通，便能够天下无敌。

爹娘都喜欢他愣愣的样子，说小海发呆的时候最可爱了。他们的意思我

懂，他们不喜欢我过早地看这么多书，洒扫应对妥帖，早熟得惊人，按我的年纪应当和海一样发点小呆，说点胡话，保持童真。其实我只是喜欢看书，童真我有，而且我不怎么觉得发呆可以发到天下无敌。

九岁生日那天早上，小海中气不足地数落我尿床，我想这小子，尿床算什么屁大的事要嫁祸于我？横竖睡一方圆的地，谁尿还不都一样，就爽快地认了。我觉得自己比之小海奸险有余，总爱泰然地欣赏他内疚的表情。

爹告诉我们，天市城做的琉璃糖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那天只有一块，精神上我是争取快乐的，故此物质取舍上我总是放弃。

小海吃了琉璃糖便睡着了，我侧着身背他去就寝。瞥见爹娘的眼里全是血丝，眉目间也是愁情，他们生了我们之后总是吵架，婚姻一塌糊涂。根据娘的证词，他们的婚姻是出于昏因，就是头脑发昏的时候胡乱找了一个因果去对接，来不及检测系统兼容性。

那晚睡得很不踏实，总感觉那小子又想营造嫁祸我的氛围了。等我有知觉的时候，发现原来不是尿，是血，不知从何处渗出来流遍了全身。夜寒风紧，我了望周围，这是一处高地，貌似幼时爹描述的紫薇城外的乱葬岗，有人的骨头，有烂衣服，还有点痛。所以没仔细看，觉得继续昏睡是时下最好的办法。

第二次醒来是因为一个老头子在抽我耳光，说小朋友醒醒，能听到我说话么，听到的话抬抬右手。我抬了，那一抬的利落爽快才真的让我确认，小海已经和我分开了。我转了一下右手，整条是金属的，想必右脚也一样。小海看到这画面一定会爆笑，真想给他看看的。

九岁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手和脚，还是刀枪不入的。小子，如今，究竟谁才是天下无敌。

2. 入室登堂

海

昨晚又被衔杯拖去喝了好些酒，但夜来风声诡异我还是有感觉的，只是仗着自己能量巨大，不屑去究查。早晨起来，果然见到桌上压了一张纸，昨晚确实有高人来过。纸是很普通的仿纤维纸，上书十三个字：十年前沁源大街之火，不是天灾。我把纸翻过来，背面尚有一行字：巨木城昭然大街清凉府。

我的工作单位也算刀头上舔血的极品单位，历来杀了那么多人我把他们当虫子一样取了命去眼都不带眨的，但是大清早宿醉未醒，却被纸条上的这句话震得瞠目结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爹娘的去世是天火下凡造成的自然灾害，而看这话的意思貌似是人为的，这有机会成为让我痛不欲生的第二件事。十年来，让我痛不欲生的原本只有一件事，就是橙的离开。

十年前我问过爹，把橙如何处置了。爹说：“在乱葬岗。”我要去见他，爹说：“休想。”

等我伤愈的那天偷跑出紫薇城，乱葬岗里能见的只有骨头和衣服，一望



无际，没有橙。我跪下来，面朝廓然广旷的骸骨堆，两眼的泪，丢满身前。

那天晚上，我家沁源大街的旧址，起了大火，把爹娘吃了，我在昏迷中被一个年纪差不多的女孩子拖着救了出来。她叫茵子，住在我们隔壁，火势烧塌了两家之间的那堵墙，连累到她的家，把茵子的母亲和妹妹一起吃了。

火势彪悍，烧红了半条街。我和茵子看着火焰舞动，迟迟没有承认已经举目无亲。那一年我们被黄青法师收留，一起加入了河洛宫。

河洛宫是个超自然力暗杀组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故而任何年代都需要杀手。黄青法师是外界对河洛宫首领的称呼，河洛宫里的人则叫他阿旺，这是首领自己要求的。他说，这名字听起来喜庆。

阿旺还在收留我们的那一年，养了一头宠物小猪，猪是黑色的。

组织里的人告诉我，阿旺已经活了好几个世纪了，见证了海平面的上升，两个世界大陆的形成，以及当初北世界紫微城河洛宫和南世界轩辕城茶禅堂的大战。但是阿旺看起来甚至不过二十岁，如今我已经跻身河洛宫五大夫之一，茵子也晋升为七廷尉之一，但是阿旺依然貌似十年前收养我们那一天的阿旺，半点不见年长。他说是因为三千年前不小心误吞了徐福老头给嬴政研制的长生药，此后就一直活得很憋屈，三十个世纪以来跳飞机嚼砒霜死来死去没死成，直到十多年前接掌了河洛宫才觉得活着有点搞头。河洛宫里有一半的人把这个玩笑当真，变相地咨询阿旺的肉身是不是也颇具功效。

通讯腕带的鸣叫声。是副宫主月妙，催我速去河洛宫。我盯着桌案上那张仿纤维纸，依然有点神情恍惚。在当今世界上，没有理由有这样的活物，冒着被秒杀的危险潜入河洛宫五大夫任何一个的家里放这种纸条来达到开玩笑的目的。除非这家伙有单枪匹马消灭一个河洛宫大夫或者一个茶禅堂翰林的实力，或者脑子飘了拖鞋了。

而以上两种可能性都比较渺茫，因此纸上的话可信度可以达到八成。我疑虑地思考了一阵，一声叹息，把纸折起来放进了衣兜里，戴上连帽长袍出门去。我宁愿相信爹娘是葬身在了大火里。

北世界紫微城和南世界的风竹城联合发明了人造天幕以后皮肤癌患者

基本上绝迹了,但是戴连帽长袍的习惯被保留了下来,以防止万一人造天幕供电失常时紫外线把我们灼烧成炭,虽然这种机率微乎其微。于是几十年来街上的行人相互只能看到帽子下端的半张脸,再加上紫薇城累年不散的浓雾,我走在街上倒是感觉比家里安全得多。

我去的地方叫中和寺,世界知名的最大的佛教圣地之一。谁都能想到近年来与北世界政府互通款曲日趋频繁的河洛宫,多半在紫薇城之内,但是很少有人猜到那个暗杀组织的真正基地居然会在气象森严、庙宇清正的中和寺,一处每天客流量二十万人次的香火胜地。对于现在全世界不足十亿的人口来说,二十万人次的客流量是很壮观的。把本部迁到中和寺,如此变态的决定只有阿旺能想得出来,如此庞大的构建经费也只有河洛宫能负担。

我一路从紫宸殿、蓬莱殿、大雄宝殿走过,数十殿后人迹渐渐零落,河洛宫总执行机构的入口就在看上去已被世人遗弃的最后一个中和寺的大殿里,大休殿的佛龕之后。一般的游客走到广寒大殿就皆止步,之后的舍身殿、辽遏殿、栖霞殿都没有造像,空荡荡的尘灰满地,不曾有游人到访。每个大殿之间都有个千余平米的广场,所以走到大休殿已距离广寒殿五千多米,之间殿门紧闭,又设了些木栅栏,即使游人有心误闯也绝难走到这里。

大休殿蛛网纵横,日间寂寞,夜来诡异,正常人根本不会靠近。从佛龕后侧身进去路过一条丈余楼道,直通地下,尽处便豁然洞开,可以看见河洛宫守门的参领和玄黑肃穆的宫门。

我在宫门外环视一周左近无人,调和内呼吸,聚气在双手。此时手掌透明度是百分之三十,掌上血管若隐若现,五种颜色的气流从掌心螺旋状发散出去,这是我自创的一种阴遁法,我给它取名为琉璃掌以纪念我和橙最喜欢的零食。我严阵以待是有原因的,在单位工作十年了,这是第一次无人把守,宫门大开,若非内部出了大事,绝不至有丝毫可趁之机予外人。

我把精神力提升到橙色级,大踏步走进了河洛宫。



橙

我捏起朱门上的兽环，每隔一点五秒轻磕一记，总共十二记。大门打开，柳门满面忧愁地把我迎进去。柳门是茶禅堂礼客卒的卒长，带领十二个礼客卒守门。我也听说过每十二年换一批的礼客卒都曾经是茶禅堂侍郎以上的英雄人物。

我问柳门：“小白这么着急宣我来，什么事情？”

柳门把我领进礼客堂，说：“我也不清楚，总之情势挺荒唐，兴许要打仗了。喝茶喝茶。”

我接过茶杯一口净，连茶叶嚼了吞毕，然后放下看着柳门朝我挤眉弄眼，一脸的不满意。我明白，茶禅堂最纠结品茶，整个联盟只有我不品，拿到就一口净，所以联盟的兄弟们都叫我一口橙，和巨木城盛产的那种薄荷迷你橙子一样的名儿，连皮带肉就一口，汁水张狂，满嘴清凉。我知道这种办法对待喝茶是殄靡了点，可是去他妈的，他们泡茶总共才一口的水，我匀半天分不了两口喝。

柳门大约也明白我这人的品性，鄙夷了一阵便转开话题说：“你少坐，太尉稍后就来，他受伤不轻，你可以先看看。”

太尉就是茶禅堂的头目小白，全组织也只有我当面叫他小白，他觉得我不可教化，目无尊卑。我说歇，什么年代还尊卑，你没事搞出一些奇怪的军阶，还自称太尉，累不。至于那些翰林侍郎的劳什子，我越发一听就头痛。我奇怪的是，小白平日出入进退起码四个侍郎保护，怎么可能受伤，要末就是外星人来了。

柳门又鄙夷了我几眼，手指着我面前的椅子说：“你没眼么，我说受伤的人是他。”

我一看，椅子上瘫坐着一个人，通体浴血，披风残破，左手断了，白布包头，双眸紧闭，想来就算不是尸体也差不多快了，椅子只离我两米有余。我的

眼神是有点可怜，和我的品茶素质旗鼓相当。

我不好意思地问柳门：“这……是新进来的员工么？”

半天没人回答，扭头一看，柳门早不在了，回去守门去了。我讪讪地自言自语：“只断了一条手臂，不赖，当年我断手断脚被人捡回来，小白照样有力回天，哥们儿你歇会先，没事的。”

那椅子上的人听我叫他哥们儿，突然睁眼哆嗦了几下，歇一秒，吐了口血，又把眼睛阖上了。我手脚利索，拿起桌上的空茶杯补了过去，接了大半杯鲜血，才制止了血溅当场的局面。我不敢叫他哥们儿了。轻轻问了句：“兄台为何激动？”

兄台没反应了。

此时小白从堂后转出来，满头的汗，挎一个医药箱扑面而来，也不同我打招呼，扑到吐血的兄台面前，从药箱里拿出三粒药丸，手法娴熟地捏开兄台的下颌，弹了进去。小白虽无缚鸡之力，医术却绝顶高明，外头的医疗机构技术水平加起来标个立方，也依然和他有云泥之判。一般的毛病小白赤手空拳便能摆平，严重到出动自己那药箱的，每年也不过一两例，以此可见椅子上的人应该很重要。

顺便提一下，小白当年帮我接上义肢的时候五十八岁，现在已经六十八岁了。我不提你们会埋怨我欺骗你们感情，这么可爱的名字，六十多岁的老头。但是我提了你们会认为我忽悠你们，理由同上。可是事实总是比臆测曲折，就像我臆测地球应该在三百年前就解体了一样。

小白捣鼓了半天，终于起身长出一口气。我说：“好了？”小白说：“死了。”

我愣了下，立马说：“这不怪你，他刚才吐血了。你也别内疚，外面每天都死人，我看这人救活了也没什么战斗潜力，反正进茶禅堂的人都是残疾人，外面每天出事故，不差这一个。”

小白有点绝望了，骂道：“傻子！他本来就是我们联盟的人！”

我说：“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哪个翰林麾下的？”

小白彻底绝望了，说：“是翰林第九的人……”



我问：“翰林第九是哪个？你直接说名儿。”

小白定定地看着我，说：“当年，我是脑袋被门夹了，所以才会救你回来。”

我看小白面孔有些扭曲，方醒悟过来。我就是翰林灵风第九，椅子上的兄台叫做米开朗基罗，大家都叫他小米，属我支配。小米的爹娘给他起个这么醒目醒耳的名字，在我手下办事近六七年了我还不认识他，难怪我刚才叫他哥们儿他用血喷我。

可是人，用自己的血来做暗器，毕竟本钱大了点，这不是挂了么，活活让我一句话摧残至死。我平日只关心女队员，重女轻男名震天下，认男人相貌的本事和品茶素质旗鼓相当。

小白恨恨地夹手夺过我手里的茶杯，一饮而尽。我刚想问，你怎么也一口净。却发现他嘴巴上红艳艳的，杯子我刚才拿来接了血。

3. 相逢毕竟缭绕

海

河洛宫前五堂了无一人,第六堂四下是人。

茵子和云衫、风裳聚在一起,三人都是满眼通红,月午在边上杵着默不作声。左饮大叔和月妙用联遐术在说着什么,联遐术是一种阴遁法,可以很私密地两两建立意念交流频道进行无声谈话。除了他们几个,剩下的都是大夫廷尉以下的职员,如果这是场灾难,应该已经告一段落。

我缓缓收起琉璃掌,迫开人群进去,看见冷缨跪在人群中央,横抱着凉袖,一动不动。两个本来都是美女,何况如今抱在一起,恰似两尊晶莹剔透的雕像。冷缨闭着眼,凉袖睁着,但是冷缨活着,凉袖已去,此处人已是冰凉彻骨。我也依稀猜到了,因为第六堂是凉袖的练功房。

我不知道什么人可以杀河洛宫的人,杀的还是七廷尉之一的正安尉凉袖,正如我不知道什么人胆敢进我的屋子放纸条打小报告一样。冷缨凉袖云衫风裳,是四胞胎姊妹,面貌相仿,又各有风华,河洛宫七廷尉全是阿旺亲自

∞
相逢毕竟缭绕



挑选的美人,但是像这四人一样,如此整齐统一的美丽,是河洛宫空前绝后的。阿旺时常说自己运道好,普天之下四胞胎原本罕有,况乎四个都是美女,况乎四人都天生内含强大汤元。

记得阿旺亲自讲授河洛宫实习班时说,人之精神力量一分为三,匿于上丹田印堂中丹田膻中和下丹田气海三处,虽在异途却互为交感,周而复始,混混沌沌,缠缠绵绵,有如一锅永远文火煮着但又煮不尽的浓汤,阿旺就把它叫做汤元。任何人生下来都有这锅汤,只是有冷热多寡的分别。小孩子的汤是温的,随着年龄增长不断修炼,可将汤保持在沸腾状态,若纵欲贪杯不爱惜自己,则会越年长越冰凉,一旦把汤冻住,大病绝症自不在话下,夭折暴毙也是常有。汤的温度可以练得,但是分量则是天生的,后天几乎改变不了多少,因而生来雄强的必是满锅的汤,先天不足的则可能勉强能凑成一瓢,而能煮好一瓢汤的人也未必不如煮不好满锅汤的人。言而总之,这个所谓汤元,就成了一个人的真元之初,气血之本。

四姐妹的汤元无疑是钵满盆满的,根据体质不同,阿旺让她们修炼了不同的遁法。云衫风裳练的是阳遁法,冷缨凉袖练的是阴遁法。阴遁法重守不重攻,这就越发难以说明凉袖的死,攻击她的人没有千钧之力是难以伤她分毫的。凉袖的死因是心脉寸断,这一点遁法攻击和技术攻击都能做到,所以很难确定下手的是何方高人。唯一的共性是,没有谁胆敢负着河洛宫的债留在北世界,单位的信息网已经天衣无缝地钉在了北世界的角落旮旯里。凶手定然会南下或者已经南下,因为在南世界的生存率很低,在北世界则全无。

阿旺外出期间,大小事务由副宫主月妙和武功大夫左饮闻人商议决定。而实际上,几年来几乎所有的联络政府和分派任务全是月妙和左饮秉断的,阿旺鲜有在本部的时候,数年之中回河洛宫的日子加一起也不出半个月,没有人知道他在何处,做什么,也没有人敢问。这个暗杀组织的 CEO 和他的宠物小猪已经成为河洛宫的神话。

月妙和左饮闻人商议的结果是,由我追查凶手,三天之内正法,可以自